

性愛與婦女文藝(二)

謝 康

郎欲繫心儂思着體

隋唐以後的婦女文學，雖然仍受社會道德的制裁，對於談情說愛，頗多拘忌。然而女作家的性愛文學似不因此而減少。其中最顯著的，好像丁六娘的十索曲：

「合嬌不自轉，送眼勞相望，無那閑情伴，共入同心帳……。」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歡情宜早暢，密意須同枕。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又如：

「感郎千金意，含嬌抱郎宿，試作帷中音，羞開燈前目。」——李月素

贈情人詩(一說係羅愛愛作)

這些話是何等熱戀的情調呀！舊評以為詞意細淫，不虛其名愛愛。本來一般受過文藝教育的女子，其想像力較諸平常女性更為發達，她們在性方面表示出所受刺激的能力也較強些。下面幾

首詩，就是很好的例子：

「日已暮，長簷鳥聲度，望君君不來，思君君不顧；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恆相逐！」——宋若憲宛轉歌

「儂贈綠絲衣，郎遺玉鉤子；郎欲繫儂心，儂思著郎體！」——晁采子夜歌之一

「繡房擬會郎，四窗日離離；手自施屏障，恐有女伴窺。」——晁采子夜歌之二

「垂柳鳴黃鸝，關關若求友；春情不可耐，愁殺閨中婦！」——張琰春詞

「經時未架(嫁)却，心緒亂縱橫。」——李冶幼時詠薔薇

這些詩在形式上都是善用比興，可以說是罕譬而喻的妙句。骨子裏實在是脈脈春情，正在無

可告語時流露出來。就中李冶詠薔薇詩，當時她的父親曾因此判斷她將來一定是失行婦。雖然是少小時所作，也自有真性情的流露。劉長卿許她為「女中詩豪」，實不如高季雄說她「詩意甚蕩」更為貼切。(她後為娼，所作的得闍伯鈞詩一首尤放蕩)。下面幾句詩，也是寫性愛感的：

「妾家本住巫山雲，那堪夜永思氤氳」，這是一個無名女詩人的空閨自歎語。「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這是唐明皇梅妃失寵後所作的幽怨語。

最慘苦的是隋煬帝時的侯夫人，她初蒙寵幸，後被遺棄，自縊而死，在其衣衾中搜出「自傷詩」云：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侵入骨，獨臥愁空房。躑躅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

疏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親偏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吊朱欄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這詩寫出她的怨情甚為淒苦，很有幾分像司馬相如為陳皇后作的長門賦，而哀痛過之。其中「獨臥空房」一句，似乎是逼得她要自殺的主要原因，這也可說是性的苦悶所造成的悲劇！

侯夫人另有一首「粧成」詩云：

「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她又有一句云：「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都可作為「獨臥空房」句的同義語。中國歷代專制王朝，後宮佳人，像侯夫人這種遭遇在「寥落的行宮，宮花寂寞紅」中守「活寡」的，可能是盈千累萬。但是，能做出這種怨情詩的却不多見，而能留傳到後世的，就更少了。這樣看來，隋宮侯夫人的冷宮自歎，正代表着歷代後宮中宮女們的怨情和性心理。但是許多男詩人所寫的「宮怨」，許多稗官野史筆記小說涉及這方面的資料却相當豐富，不勝枚舉。也可說都有相當事實的根據吧。我們根據各地警察局及各級法院資料與社會調查，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們的研究和報章所載因性生活的不滿足，失戀或被遺棄而瘋狂，而自殺或他殺的男女，事實上是很多的。生物學者告訴我們：有些動物為了滿足生殖本能而不惜

放棄生命，人類中當然也有不少因為不滿足性慾而犧牲性命的人，上述的侯夫人就是其中的一個例證。現代工業化和都市化繁榮後緊張的生活，受自由主義、個人享樂主義的影響，性的自由放縱的趨勢已經普遍形成；由於不道德不合法的性慾關係，所導致的自殺或兇殺案件，遠比前代為多（根據本世紀初年德國倍爾氏的研究，也認定性慾不滿，愛情苦悶，秘密受孕和受欺於男性等，是造成女性自殺的最大原因。）這種情形，可說是「以身殉慾」。而這個「慾」字所包含的主要是「物慾」和「性慾」，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指的這兩類慾望吧。

除上述丁六娘十索曲這一類例證而外，平民女詩人中，唐代長安王氏女亦有詩云：

「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

這首是因思慕情郎而作的，實近乎絕命辭了。此詩作者紅顏薄命，終於因為相思成疾，以致不起。也可說是性生活不滿足所造成的悲劇了。

中國傳統文化，倫理道德觀念很強，特別重視女子貞操及節烈行爲，凡能以道德觀念克制性慾的貞節婦女，歷代正史及地方志裏面是寫不完這麼多的。這裏可以西方故事作一比較：當歐洲中古十字軍東征時代，前後延長二百年，許多諸侯騎士在出征前，給妻妾帶上妨礙性交的一種貞節帶，這是性虐待的變態辦法。於是宮廷或城堡裏的貴婦人，半自願和半被動地守着貞操，而為法國遊行詩人所歌誦。但文藝復興以後，數百年來，早已廢除這種野蠻的習俗了，像中國王寶釧

苦守寒窯十八年的故事，在現代歐洲人是極不容易了解的。筆者旅居西歐多年，每當和很多法國夫婦談及時，那些太太們一致表示認為丈夫長久別離是不能容忍的事體。於是他們盡量保持夫婦間日常的共同生活，好似鴛鴦蝴蝶成雙成對。所以在他們之中，雖然愛情不能滿足的仍然很多，但曠夫怨婦究竟比較的少多了。而我們的習慣，在不久以前，多少還守著「男女有別」的傳統。夫婦關係以外的兩性接觸很少，有些結了婚的夫婦，聚會少而離別時多。加以從前多妻主義的影響，納妾狎媚，任由男子縱慾，而他們的妻室仍須在家中守貞潔，不許可有外遇。因此不免造成更多的「怨女」，或不合道德及不合法的滿足性慾的行爲。但有些女性，在忍耐不住時，自不免發出怨嘆的聲音，作出很大膽直率的表示。例如：

「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唐蓮花女辭陳陶詩。

照舊禮教觀念看來，這個蓮花女真是狂冶萬分。那時宰相叫她侍奉陳陶，經過一個月「不生巫夢」，本來是老年人很平常的事體，豈料她居然因此求去；若不是性慾旺盛，怎敢出此！又晁采女「子夜歌」另一首云：

「何時得成匹，離恨不復牽；金針刺繭菖，夜夜得見蓮。」

按這一首詩的「夜夜見蓮」，語意相關，除見憐愛之外，即夜夜相連之謂。現今廣西各縣民歌，尚多以「連」字代表「做愛」。此詩比較上文引

晁采子夜歌二首詞意更爲顯露，例如「繫儂心」、「着郎體」這些話都很富性感。

宮女遣懷愛情佳話

河南功曹武公業有妾侍名非煙，富於才情，鄰居士子趨象以詩引誘她，她答以詩云：

「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
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付誰！」

她另有遣懷詩一首云「盡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這兩首詩春情都很流露。可憐她終因爲私通趙生而被處死。同時代的女詩人劉瑤及崔萱，都作古意曲，也寫男女之愛。崔萱詞云：「……玉帳枕猶暖，紈扇思何長。願因西南風，吹上玳瑁床。嬌眼錦衾裏，展轉雙鴛鴦。」唐代宮廷婦女文學，在性愛方面的表現，雖不及上述蓮花女的自由、坦白，但隱約其辭的，有時也不免流露一點真意。如太宗長孫孫后的春游曲云：

「上苑桃花朝日明，蘭闥艷妾動春情
……樹下何須還借問，出衆風流
舊有名。」

有名的風流女皇武則天，當她爲貴妃時有「如意娘」一首云：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
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
裙。」

又如德宗時，宋氏五姊妹之一宋若憲在上文已提及。她入宮後人稱爲宋大家，好像班昭入宮被稱爲曹大家一般，她所作的宛轉歌有云：

「……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
雙鴻鶴，比翼共翱翔。」（其一）

「……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
願爲形與影，出入恆相逐。」（其二）

以上三位女作家涉及性愛方面的詩句，富於婉變柔情，都可認爲宮廷婦女的代表作。

唐僖宗時有「紅葉題詩」的故事，見孟榮本事詩，及太平廣記。據傳說宮女韓氏以紅葉題詩，自御溝中流出，爲于祐所得。其後僖宗遣數三千宮女，中有韓氏，剛巧與于祐成婚，遂認紅葉作媒，韓氏乃題一絕句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韓氏另有一首題紅葉詩：「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這兩首詩，都是宮女愛情佳話。

至於「女冠文學」却是唐代的另一種特色，所謂「女冠」即女子出家修道，頭上戴著黃冠的女道士。這些女道士，其中能詩的如李冶及魚元機等，都很出名。李冶字季蘭，四川人，原籍吳興。她底詠蕃薇詩上文已提過了。她底「相思怨」感興，寄友人朱叻諸作俱佳。她原是結交朱叻和不少的男友以後，才去作女道士的，但出家以後，她還是到處旅遊，放浪形骸，到處有風流韻事。當中也曾還俗，又再出家，經過十七年的飄

泊生涯，最後定居湖州，以女道士終老。她詩名爲當代女流第一，蒙唐玄宗召見，任爲宮中女官，不就，賜金還送，時人以爲殊榮。她的寄朱叻詩云：「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闊。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榮，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又如送闍闍之赴剡縣末四句：「……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來訪，莫學阮郎迷。」所表現的感情，都很深厚。魚元機字蕙蘭，詩意流放，而格調稍嫌卑弱。韋毅才調集有女冠元機詩九首，多是懷人的情話。例如「秦樓幾度愜心期，不料仙郎有別離。」又如「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之類都是。再看她寄李億一首說的更坦白：

「羞日障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
價寶，難得有情郎。枕上潛垂淚，
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嫁
王昌！」

這首和她的六言詩「紅桃處處春色，碧柳家家月明。樓上新妝待夜，闥中獨坐含情，芙蓉葉下魚戲，蟬蛩天邊雀聲，人世悲歡一夢，如何得成雙成。」同是一種與性愛有關的感想。唐人詩「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不啻爲這個女冠詩人而歌詠了。

魚元機又有次光、威、哀韻一首，其中警句云：「但能爲雨心常在，不怕吹簫事未諧。阿母幾嗔花下語，潘郎曾向夢中參。……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所謂「行雨行雲」，乃楚襄王夢會神女故事，原係描述性意識的典故。她又有一首寄溫庭筠的詩云：

「苦憶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
……。」

所謂「夜不眠」「怕寒衾」，也可能都是相思情愛的表現。

她另有寄李子安詩云：「……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應相見月圓時。……」又迎李近仁一詩云：「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這些詩句，也很明白表示作者的戀情。

唐詩紀事稱女子葛鵲兒懷良人（丈夫）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歸。」

此二語與才調集所載相同，又李綺妾侍杜秋娘所作金縷曲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這裏的「花開堪折」，正象徵着花心動的女性。

獨花相思淚滴蕙草

唐代廉氏女寄征人云：

「淒淒北風吹鴛被，娟娟西月生娥眉
；誰知獨夜相思處，淚滴寒塘蕙草時。」

又蔣蘊古意云：

「昨夜巫山雲，失却陽臺女，今朝妝閣前，獨伴楚王語。」

又某氏女寄夫云：

「綠暗嬌羞不自憐，只緣憂恨在詩篇
，郎心若識琴心怨，脈脈春情離恨天！」

又關盼盼燕子樓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這些詩雖都寫出一點性愛與春情，但仍不失溫柔敦厚的宗旨，不敢十分大膽直率地表露出來。因為多少要保持端莊靜淑，夫婦相敬如賓的態度。

宋吳氏女寄夫（時正讀太學）詩，寫其相思情景有云：

「夢魂夜夜到君邊，覺來寂寂鴛鴦獨
。此時行坐閉紗窗，忍淚含情眉黛促！」

這些詞句正和上述葛鵲兒詩同一情感的流露。

又遼時懿德蕭皇后回心院詞中有云：

「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
一床，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

「薰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
穢賤，自沾御香香澈膚。」——蕪香

爐，待君娛。」

她雖貴為皇后，然因後宮妃嬪佳麗甚多，即是正宮娘娘，亦未免有曠女思匹之感了。古今詞話載的魏夫人詞云：

「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閑
！」

也有同感，此時她正在望夫「及早趁歸舟」，休使閨中人青春虛度，寂寞獨宿！如杜甫新婚別詩所云：

「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
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

這種有名無實的夫妻，真未免大煞風景了！元董解元西廂長亭送別寫鶯鶯唱云：

「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
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裏

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喫，好將息，我在倚門兒專望你。」

此段似與上引魏夫人詞有異曲同工之妙，雖則人地時俱不同，而內心情感却是相同的。

身邊少個人兒睡！

夫婦間性愛的文學最有趣的，要算詞統所載的一件軼事了。據說宋代范仲胤做相州錄事，久不回家，他的妻房寫一首「伊川令詞」寄給他；有句云：

「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
！」

她沒精打采心懶情鬱的寫那詞牌名伊川令，伊字偏旁又漏個人字。他接到了，跟着和她一首，其中有「料想伊家不要人」一句話來和她開玩笑，她於是又有一首詞答覆她底男人：

「閑將小楷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閒別幾年，身邊少個人兒睡！」

愛人妙語，曼聲柔情，不知不覺間，把婦女性心理完全暴露出來！

下列詩詞，多少都有性愛本能的流露，試看原作如：

「小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枕簟爲誰鋪設！」南宋阮氏女花心動春詞

「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宋毘陵李氏女彈琴詩

「春風淡淡水淙淙，攜手尋芳過小杠，惱煞野塘閒縱目，鴛鴦無數各雙雙！」宋楊太后宮詞

「有情潮落西陵浦，無情人向西陵去。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畢竟憶時多，恨時無奈何！」

宋蕭淑蘭菩薩蠻詞。

「醉柳迷鶯、懶風慰草、約郎暫會開門道。粉牆隱下待郎來，辭痕印得鞋痕小。花月移陰、簾香失裊、望郎不到心如搗。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牆陰繞。」

宋徽宗時紫竹女子踏莎行。

宋朝第一位詞人李易安居士她底愛情寫照，早期別鶴離鸞的晨光和後來寡居的生活，一部漱玉詞裏也是屢見不鮮的，如云：

「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漱玉詞壺中天慢。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同上聲聲慢詞。這裏「守著窗兒……」，二句很像日本俗歌：「坐了等着，臥了等着，總是無消息，寬闊的紗帳裏，獨自一個人兒，比燈火燒著的相思，請你體察吧。」這些，不都是愛情的文學嗎？漱玉詞又云：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倚遍闌干，只是無情緒。何處，連天芳樹，望斷歸來路！」（點降唇詞）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浣溪紗）

「暖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弄。」（蝶戀花詞）

怎能學太上之忘情

作者以曠代清才，中年喪偶（約四十歲時），一個在亂離後失掉恩愛夫婦的才女，怎能學太上之忘情，而能不多愁易感呢？有人因此說她曾改嫁與張汝舟，可能是因她詞意有性感意味而發生的誤解。讀者欲知其詳，可參閱清俞正燮癸巳類稿易安居士事傳及近人余雪曼等有關李清照的著作。

南宋時代另一著名女詞人朱淑貞，錢塘人，幼讀詩書，自號幽棲居士，以所遇非人，常懷幽怨，有斷腸詞集。其「生查子詞」元夜一首「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早已膾炙人口了（但有人以爲係歐陽修作，未知孰是）。又江城子一首後半闕云：

「昨宵徒得夢寅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

此詞很能將夢境中的縷縷柔情一絲絲牽引出來。她又有「愁懷」詩云：

「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欲將鬱結心頭事，付與黃鸝叫幾聲」。又元夜云

：「但願暫隨人繼繼，不妨常任月朦朧。」又薩
 薩詞：「山亭水榭春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
 愁悶一番新，雙娥只舊顰。」似俱有同感。

她又有浣溪紗詞云「卸下金釵一樣嬌，背燈
 初解繡裙腰，衾寒枕冷夜香消。深院不關春寂寂
 、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入夢更無聊。」此詞描
 寫春夜獨眠的「恨情」、即由愛生恨的怨情，所
 謂「閨怨」是也。

孟蜀花蕊夫人，為五代及宋初年女詩人之翹
 楚，亦宋代初年的名女人，嘗製作宮詞百首，錄
 其二云：

「春心滴破花邊漏，曉夢敲回禁裏鐘
 。十二楚山何處是；御樓曾見兩三
 峯。」

「蕙炷香銷燭影殘，御衣熏盡輒更閑
 。歸來困頓眠紅帳，一枕西風夢裏
 寒。」

又陸漢侍兒美奴所作的如夢令詞云：

「……：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
 ？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疏雨！」

在這些詞句之中，綺思麗語，逐緒紛來，表
 現出作者懷人及感觸的深度。

你我忒煞情熱如火

元初趙孟頫（子昂）夫人管道昇，吳
 興人，字仲姬，雅善詞章，兼工書
 畫，繪畫亦臻妙境，而對其夫的情感
 尤篤。相傳子昂對夫人戲言娶妾，

夫人隨口吟出一首白話詞云：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
 。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
 ，將它來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
 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
 你，你泥中有我；和你生同一個衾
 ，死同一個槨。」（參唐圭璋：詞話
 叢編）

這大概可算是元朝初年，女性寫愛情白話詩最露
 骨的代表作了。

沐州人孫蕙蘭女士，有綠窗遺稿，其中偶成
 云：「庭院深深早閉門，停針無語對黃昏。碧紗
 窗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又錢塘張妙淨
 ，字惠蓮，有竹枝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
 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
 飛。」又鄭允端蘇州人，有望夫石詩，都是少婦
 思夫之作。

明清兩代五百餘年，婦女文藝特別發達，加
 以時代較近，作品流傳至於今日者自較唐宋兩朝
 之作為多。據錢單士藍女士所輯清閨秀藝文略五
 卷（胡適文存第三集卷八有序，題為：「三百年
 中的女作家」）所收錄的女作家已有二千三百餘
 人。據胡適之估計：此書所未收的女作家至少還
 有二千多至三千多人。這真是令人欣喜和驚異的
 現象。惟其如此，一個人很不可能讀完五六千人
 的作品，尤其是在今天的臺灣，以前絕大部份女
 作家的作品，已不可能找到。胡先生在序言裏，
 猜想這許多女作家，有百分之九十九都作詩詞，

而且是連篇累牘，不痛不癢的東西，她們決不敢
 說老實話；寫真實的感情；訴真實的痛苦，沒有
 什麼價值。有文學價值的詩詞，如紀映淮、王采
 薇之流，在這三千種書目裏，只佔得極少數而已
 。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實呀！

筆者不很同意適之先生這種看法，因為我不
 輕視舊詩詞，也不敢低估婦女文學的價值，尤其
 不敢大膽假設說這二三千個婦女作家，除極少數
 的幾家而外，都不敢寫出真實的情感！我所引為
 憾事的，只是作品太多，而我所見到的尚少。只
 能抽樣選出一些例子，實不足以代表它們的全貌。
 不過在愛情文學方面，因為受理學家提倡強制的
 貞節觀念和性的禁錮政策的影響，她們所寫的大
 概不甚多；而本文所收錄的，仍然很多掛漏，不
 過藉此略見一斑而已。

緬子豐標心搖搖碎

明代文在中之女，嫁葛氏子，早寡守節，作
 「九騷」以見志，其警句云：

「緬先子之豐標兮，心搖搖而如醉；
 ……：步芳躅其不忘兮，撫角枕而傍
 徨——感往昔。

「汎柏舟之河中兮，忽佗傺而內結；
 ……：念兩髦之我儀兮，矢靡他而志
 訣……：竭誠信而專一兮，忘儂媚
 而如痴——矢柏舟。

「思舊愛之莫得兮，逝長往而悠悠；
 ……：胸悶悶而倦極兮，忽枕藉其如

「處沖漠之蘭閣兮，心絃結而如醉……君俟我乎霞表兮，終歸骨而同居。」——傷落花。

以上若干詞句，係從九賦中之四首內摘出，各篇大概都反覆申明專一守志及熱愛故夫之心情，可為因愛情而守節者的代表作。按文氏，邠州三水人，有君子亭集。又王朗女士浪淘沙閨情有句寫少婦懷春云：

「疏雨滴青簾，花壓重簷，繡幃人倦思厭厭……為甚雙蛾常鎖翠，也自憎嫌。」

福州人張紅橋嫁與林鴻為妻，有黃金縷詞云：「記得紅樓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錦屏翠幕留春住。」亦係言情之作。

殘月夢回此情誰知

一代名媛沈宛君葉小鸞母女，是明末閨閣中傑出之第一流人才，而以小鸞之智慧姿色及文才，年十七未嫁而卒，尤為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憐愛，有疏香閣遺集（參拙作「葉小鸞及其疏香閣集」，如點絳脣詞云：

「新柳垂條，困人天氣簾慵捲……凝竚憑欄，忽覩雙飛燕。閑愁倦，黛眉淺深，誰畫青山遠？」

以她小小年紀，尚沒有性愛的經驗，但在此詞中

，也透露出一點少女懷春的氣息。她死後，傳說她的幽魂經大師審戒，大師問：「曾犯淫否？」她答云：「曉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鳥雙雙」，似仍有些「綺念」。她的姐姐葉執紉亦作艷詞浣溪紗云：

「閒悶閒愁不自持，幾回消盡又如絲，小庭愁悵日遲遲。細雨斜風寒食後，子規殘月夢回時，此情誰問有誰知？」

所謂閒愁，大概也是愛情不滿足的表現吧。

明詞綜引元妙洞女的閨情詞云：

「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罷銀燈情脈脈，繡花無氣力。」

又青田女子柯錦機作調郎君詩云：

「午夜剔銀缸，蘭房情事急！薰菴郎不知，故故偎儂立。」（案此詩亦收入掃葉山房出版閩秀詩話卷五）

又楊升庵夫人黃氏巫山一片雲曲云：

「神女朝朝艷，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暈紅潮。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蘭苔，一見又魂消！」

洩露春情心願愛撫

明初人葉正甫，原籍湖南洞庭，因事留滯都門（北京）其妻室劉氏製衣寄給他，並作詩云：

「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

，歲歲為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只依原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杭州西湖孤山，有馮小青女士墓，小青生時姿容秀麗，但紅顏命薄，遇人不淑，終以憂傷憔悴而死。死後葬在孤山，墳地距宋處士林和靖墓不遠，於是此男女兩詩人墓，遂同為湖山生色，小青工詩善畫，其遺詩有云：

「稽首慈雲大土前，不生西土不生天；但求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按小青在婚姻生活上為人世可憐人，但內心中仍希望有好配偶，來彌補她一生的缺憾）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憐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小青有與楊夫人書云：「結褵以來，有宵靡且，夜臺滋味，諒不如斯……若使視髮空門，而綺思綺語，逐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

又崑山孫念慈之妻顧氏，頗有才名，有春日一首云：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

以上七首，作者六人，情況不同，詩詞題亦異。但其中有相同處，即同寫女性為人妻的身份或願望

，含情脈脈細意綿綿，都不免洩露著一點春情，一種柔情或愛撫之感覺與心願。如上述第一首中的「錦帳夜長虛擲，情脈脈，繡花無氣力」。第二首中的「蘭房情事急」，第三首中的「行雲無力，媚眼暈紅潮」，第四首中的「織女銀河，必先碎，淚已多，長短肥瘦」，第五首中的「願作人間並蒂蓮」，第六首中的「憐我憐卿」和第七首中的「春閨春思」等語都可以為證。

至於清代浙江慈谿縣馮彥的夫人俞因女士為她丈夫製客枕，譜出一首「清平樂」詞，繡在枕上寄去，其詞云：

「為君裁綺，料理他鄉睡，想得淒涼郵館裏，諳盡孤眠滋味！合歡心事空除，連枝繡出雙花，更繡一雙蝴蝶，好扶殘夢回家。」

此詞極溫柔體貼，一往情深。臨桂况夔笙氏以為「寒到君邊衣到無」之句未能與此相比。我則以為此詞實可與上述明初葉正甫夫人劉氏的寄衣詩媲美。而字裏行間性感意識尤有過之。

明太倉人沈承妻薄少君，夫婦間恩愛逾恆人，沈有才而早夭，少君賦悼亡詩百首，終於在丈夫死後周年忌日，慟哭而死，像這種真愛情，實難能而可貴。其詩云：

「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劫盡還愁石爛時！」悼亡詩百首之一。

明末金陵女子紀映淮，字阿男，嫁荊州杜氏，早寡，以撫孤守節終其生。有秋閨一詞，調寄

小重山，其下半闕云：

「遠雁一行行，相看還好立，怯空房，幽懷幾許總難量。蘭缸施，花影欲窺窗。」

可想見她對故夫的愛，不知有多少幽懷。又江都女子徐元端，字延香，著繡閣集，有清平樂詞一首云：

「繡窗無那，自捲簾兒坐，羞覩雙鶯枝上臥，拋去青梅數顆。東風陣陣相催，胭脂零落蒼苔，春色依然歸去，為誰留下愁來？」

右詩詞三首，寫念夫心事一往情深，而前二首的哀情，苦情，與後一首的緣情綺靡之作，都令人傷

感。又小愛女士復其夫薛楚望書云：

「自蕉葉落後，送郎往小梁州，今芍藥花已開矣，妾見粉蝶兒繞繞，黃鶯兒關關，安得不罵玉郎，不作思歸引也。……妾近來繡帶兒寬褪，傍妝臺更懶畫眉，剔銀缸夜坐，不覺哭相思，何日我郎趁一江風，掉夜行船，歸來作調笑令而同賞錦堂月乎……？」

這封信也充滿了春情的愛戀之意。

以上所引計十餘家，除雜有清初人詩一二家外，都可作為明代女作家談愛的或性的文學底代表。

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叁拾元

圖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頗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

定價叁拾元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